

鐵 流

(本衆大)

編 改 文 周

印翻店分江丹牡店書北東

月二十年七四九一

## 改編者原序

這本『鐵流』大眾本，是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七號編成的。用的筆名是何穀天。在上海光華書局出版。這本書，是『左翼作家聯盟』的『大眾文學委員會』編印的『大眾文藝叢書』的第二本。第一本是『毀滅』大眾本，也是我編的。可是這兩本書剛出版，就被禁止了。現在相隔八年，早已在世面絕跡，我就把它拿到『大眾讀物社』來重新出版。

這裡須得聲明一下：這本書雖然在八年前出版過，但是書局方面還一個版稅也沒有給我，就被禁止了。書局方面後來通知我，願意把版權退還我，所以我現在有權把它重新出版。

還有幾點意思也須得在這裡說明一下：第一，爲了紀念當時的『大眾文藝叢書』，我把當時印在書上的『大眾文藝叢書緣起』仍然印在這裡（本書從略——翻印者註）；第二，我那時候用穀天的名字寫的一篇序，現在覺得不需要，就把它刪掉了；第三，這次在翻印以前，我把全書又重新看了一遍，有些句子和字眼還不大通俗的，我都把它刪改通了。

關於這本書，還得說兩點：第一，這『鐵流』是蘇聯作家綏拉菲莫維支著的，曹靖華先生翻譯成中文，全書大約有十幾萬字，我這個大眾本是根據曹靖華先生的譯本編的，縮寫成三萬字光景，只是把『鐵流』的故事傳達出來，不過，當中所有緊要的地方，我都是盡量編下來的了；第二，這『鐵流』寫的是二十三年前蘇聯古班的農民，水兵，和手工工人，參加十月革命的故事。從這個故事裡面，我們可以看見蘇聯當時的革命，是怎樣的克服了困難，怎樣的從難苦奮鬥當中鍛鍊出來，長大起來。也從這個故事，我們又可以想到今天的蘇聯，它的成爲世界上最幸福，最強大的國家，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而是從難苦奮鬥當中得來的。我們今天正在抗戰，正在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時候，看了這樣的故事，使我們想想從前曾經經過的難苦奮鬥的情形，想想目前正在過着的難苦奮鬥的生活，是有很大益處

的。

最後，還有一點要說明：我們現在編的這個「大眾文藝叢書」，雖然名稱是承繼八年前的名稱，但是計劃與內容，以及編選的原則，都是外國名著改編；現在我們的計劃是：除了這一類改編的名著以外，還打算編一些反映抗戰的邊區的故事，歌謠和秦腔劇本等等。

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文寫於延安楊家嶺。

## 第一章

俄國的古班地方，有許多是從烏克蘭搬來的哥薩克人。也有許多人是從哈爾省葉加省等地搬來的人。不過哥薩克人到哥薩克年代久一點，差不多大多數是地主。而另外一部份哥薩克人，和那些外鄉人，都是他們的佃農。其餘，光景稍為好點的，也不過是作一點手工業。天下的老鴉一般黑，到處的地主也同樣剝削人；所以外鄉人和哥薩克人常常衝突，結下了深仇大恨。哥薩克人罵他們是「奴才」，他們也回他一句「土豪」。自然，那些外鄉人當中也有發起財來的；發財的外鄉人，也就被發財的哥薩克人尊敬他們也就擺起架子來，也罵那些窮的外鄉人是「奴才」。

在一千九百一十七年的時候，俄皇在土耳其地方，參加着帝國主義的戰爭，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的。把許多老百姓送上火綫去變砲灰。在火綫上變砲灰，哥薩克人和外鄉人也並不兩樣。可是那些外鄉人的貧農去當兵，上面一切都發給，從頭到腳都給他穿。而哥薩克一樣去當兵，却自己準備一切費用：買馬裝鞍，服裝，武器，都要自己拿錢出來，於是就把家產化光了。於是哥薩克人當中，富的就越見其富，窮的就越見其窮。於是大家都憤恨了。於是哥薩克人就同外鄉人聯合起來了。於是就成千成萬的人擁擠着喊打倒戰爭了。於是土耳其戰綫上的隊伍，也就像崩山一樣的退下來了。哥薩克的騎兵隊，外鄉人的步兵團，騎砲兵，都撤回了古班。水兵們也把兵艦炸沉在海底，跑來古班。還有些城裡的工人也跑來古班。大家都瘋狂似的，組織起蘇維埃政權來，於是就把軍官們的頭砍了下來，丟下河去了。

可是外鄉人一喊着分出地的時候，哥薩克人的臉色就變了。有些躲藏着的軍官，也開始向哥薩克人煽動的說：「布爾塞維克要把田地通通交給外鄉人，叫哥薩克人都去做佃戶了。這還成什麼世界呀！天翻地覆了。」

於是哥薩克人就組織起來了，又服從那些軍官們的指揮了。全古班都就搭起了絞首架，開始屠殺那

些外鄉人。從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三月，就一直鬧到八月間的時候。

八月間，成千成萬逃出來的勞苦大眾：有老漢們，娃兒們，婦女們，姑娘們，騎兵們，水兵們，步兵們，砲兵們，大家都驚慌的站在太陽下面，擁擠在一個大的原野上，開群眾大會，討論着眼前的緊急問題。在那人山人海當中，擁擠了馬車，貨車，砲車，兩輪車，擠滿了一切一切奇奇怪怪的傢具，和奇怪的東西。

在磨子跟前，擠着些團長們，營長們，連長們，參謀長們。他們都是理髮匠，小木匠一類出身的。他們是兵士自己舉出來的隊長。還有一些是來附和革命的軍官。這回，一般農民，士兵，一般勞苦大眾，眼看着哥薩克的大屠殺，都就同他們出來逃難，已經一星期了。但是哥薩克的屠殺還沒有停止。大家都在這驚慌，恐懼和絕望當中，對這些長官們起了憤恨。大家都覺得死期就在眼前，但是大家都沒有一點辦法。長官們只要說是我們想想辦法罷，大家的罵聲就更其噪雜起來，千萬隻手，像森林般舉了起來亂揮着。士兵們也就搖着帶刺刀的槍亂罵：「都是你們把我們弄來的，可是現在把我們弄到那裡去呀！」

於是群眾就吼着潮水般的聲音說：「出賣了！」

這時候，隊長郭如鶴，站在磨子跟前。他是一個矮個子。他的頸巴子和下巴骨，像鐵的顏色一樣。他咬緊着牙關，悲愁的望着眾人。一個高個水兵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槍，從人叢中罵着，擠到他的跟前。郭如鶴不慌不忙，鎮靜的用着烏克蘭話叫喊起來：「同志們！難道我們不是同大家一起流過血的嗎？難道不是你們自己舉我當長官嗎？」

那水兵怒吼了：「我認得你是帶過金肩章的。」

郭如鶴就說：「難道金肩章是我自己找來的嗎？難道我不是在土耳其戰線上把長官殺死的嗎？難道我不是同你們一起種過地的嗎？」

於是許多人就喊：「對的，對的，是我們的！」

但是那水兵像沒聽見似的，把槍尖向郭如鶴刺去。一個站在郭如鶴左邊的赤臂漢子，用力向那水兵的手肘一撞，刺刀就一偏，就刺進右邊的一個年青營長的肚子裡去了。於是人聲都驚叫起來。長官們都掏出各人的手槍。於是人們又是一陣的奔跑，混亂，大家亂撞着，亂踏着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從原野的遠處，一匹黑馬飛奔前來，馬背上馱着一個鮮血淋淋的死尸。大家都一下停止了混亂，把頭轉了過來。只見那黑馬的後面，又追來一個騎馬的鬍子老漢。黑馬跑到人叢當中，把背上的死尸拋下地來的時候，那鬍子老漢就滾鞍下馬，抱着死尸痛哭。大家在這時候，都感着悲慘和緊張。那老漢哭了一陣，站起來叫了：「哥薩克，軍官們，都反叛了！他們只要看見外鄉人，不管是老頭子，老婆子，都用刀砍，槍斃，絞殺。他們說，我們通通都是布爾塞維克。當兵的就吊死在樹子上。唉大家都完了！」他把話說完，把兩隻手舉起，瘋狂的望着衆人，終於又跳上馬背亂跑去了。

郭如鶴這時候張開那鐵一樣的嘴巴，慢吞吞的說：「同志們！看見了嗎？」

衆人都悲憤的回答：「我們不是瞎子。」

郭如鶴就說下去了：「同志們！我們都看見，前後都是死了！哥薩克們或許今天夜裡就來殺我們的。可是我們沒有一個步哨，沒有人來指揮。我們要退却才行的。我們只有改編軍隊，選舉隊長，還要有鐵的紀律，才能够殺出一條血路，去追趕我們的主力軍。在那兒才可以得到救援。」他停了一下，望望衆人，又才問道：「都同意嗎？」

這時候，人山人海都吼出一聲：「同意！」

但是一個八字鬍的漢子，却大聲說：「那末我們往那兒去？絕路呵！哥薩克也不是野獸。毛古村有五十個人把槍彈都交了，哥薩克並不會動他們一根頭髮。他們現在却在種地呢。」

於是衆人都憤怒的叫起來了：「那些投降的都是土豪！……你去舐哥薩克的屁股吧！……去給哥薩克

種地嗎？又去挨哥薩克的鞭子嗎？……媽的，打死他！他想出賣我們！」

郭如鶴等到大家稍微靜了一下，就提出選舉總指揮的問題來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不錯，總指揮是非常重要的。舉那個？

「郭如鶴！」誰這樣叫了一聲。大家都明白，不錯，郭如鶴是不錯的。大家就附和了，都舉起手來贊成。

郭如鶴向大家行了一個舉手禮，就向着那個死尸跟前走去，脫下破草帽。大家都跟着他站在尸首跟前，把帽子脫了下來。他就響着沙沙的聲音說：「來，敬心敬意來埋葬我們的同志。」

有一個老婆子，名叫郭必諾，突然哭了起來，於是所有的女人們也都哭起來了。幾個漢子把兩個死尸，抬了起來，走在前面，群眾都在後面跟着。一會兒都就沙沙聲沙氣的唱了起來：

「你犧牲在命定的鬭爭裡，  
對人民的愛，

把你所能的通通獻給它了，

專制行將崩壞。人民將要起來……」

大家越唱越感着興奮，都覺得有一種偉大的力量，在每個人的身上流動。彷彿在這裡的一切都是像骨肉一樣的親密。都是最接近的。好像大家都是生在這裡，也都得死在這裡似的。

在兩個墳墓的時候，郭如鶴又脫下帽子來說：「同志們！我們的同志死了！我們應當向死者敬禮。但是，他們是爲什麼死了的呢？他們不是爲了蘇維埃政權死了的嗎？是的，同志們，蘇維埃俄羅斯是不死的，是和宇宙共存的。在俄國是勞農政權，一切都會組織好的。現在是，那些軍閥們，地主們，資本家們，都來圍攻我們來了。但是我們是死也不投降的。同志們，我們大家來向我們死了的同志發誓，

我們擁護蘇維埃政權！」千萬的群眾都又跟着脫下帽子來，舉起手來喊：「我們擁護蘇維埃政權！」天黑下來了。女人們又痛哭了一番。

## 第一章

郭如鶴是一個僱農的兒子。他在六歲的時候，就跟人家當牧童。後來在一家舖子裡當學徒，才慢慢的學認些字。後來當兵，在土耳其戰線上，他成了一個最好的機關槍手。因為他很勇敢，部隊曾經把他送進准尉學校裡去。但是不管他怎樣克苦用功，結果還是不及格。教官和士官候補生們，都向他嘲笑：「咳！莊稼漢也想當軍官呢！多麼蠢的蠢貨！」他聽見這些話，就非常憤恨。但是他不作聲，只咬着牙關，皺着眉頭。終於成績不好，學校就把他送回本團去了。他又上火線，又當機關槍手，一排一排的人又在他的機關槍下面射倒，他有了玩勞，於是又把他送進准尉學校去了。他被送進准尉學校，前後一共三次，但是都不及格。他和那些軍官學生，一點也合不來。後來又在那些軍官們的辱罵和嘲笑聲中，派回本團去了。那時候，由司令部來的公文上憤激的說道：軍官損失得太多了，放他做准尉吧。因此，一對金肩章就掛在他的肩膀上，金晃晃的。可是這一下子，倒使他覺得孤獨了。那些和他最近的農民們，士兵們，都因為那肩章的界限，把他們隔開了。而在軍官們的一方面，他是和他們合不來的，而他們也非常討厭他。他於是憤恨，憎惡。一直到三月間，士兵們從土耳其戰線上，喊着「打倒戰爭」的口號，拖下來的時候，他這才覺得那肩章使他成了工人農民士兵們的死對頭。他憤恨，他把肩章撕去。當他回家的時候，正鬧得天翻地覆。哥薩克人同外鄉人都互相擁抱着喊口號，捉着軍官就殺。可是一到分哥薩克的田地的時候，有錢的哥薩克又通通都反叛了，又和軍官們團結在一起，來屠殺這些外鄉人。郭如鶴也是外鄉人當中的一個，雖是過去曾經當過軍官，但是他為大衆勇敢服務的精神，已經為大衆所知道。所以他這回被舉為總指揮。



他在當天晚上，同所有的指揮官們，計劃着軍事行動。在洋鐵燈的光下，他動着鐵樣的下巴說道：「我們一定要死在這裡的：作戰的命令一道也不執行。哥薩克的屠殺，難道沒有看見嗎？」

一個指揮官皺眉說：「對士兵沒有辦法。哼！屎不斃到肛門，他們是不會拉下來的！」郭如鶴道：「那裡還沒斃到肛門啦！」忽然，拍拉！在很遠的地方發現了槍聲。大家的心都一下子緊張起來。可是大家依然伏在一張大桌子上，用手指着地圖上劃來劃去，研究着地形。指來指去反正是一樣：左邊是海，右邊是敵人駐紮的村鎮，下面是通不過的高山。哼！退到那兒去？

郭如鶴望着地圖說：「這是很明白的，只有到聖十字去，由那兒再到俄國去。」

一個指揮官說：「好聰明的頭腦！沒有子彈，你怎麼能夠通過暴動了的全古班，而到聖十字？」

郭如鶴說：「可是我說要到我們主力軍那兒去。」

另一個指揮官也說：「可是你知道主力軍在那兒？」

郭如鶴說：「我說要佔領諾沃路，到那兒，好等俄國派來的援軍。」

這時候，坐在郭如鶴對面的一位指揮官，帶着一副老革命家的神氣說：「同志！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移動軍隊，簡直是送死。我們必須要改編軍隊。那整千整萬的難民和車馬，簡直把我們的手脚，都束縛着了。我們一定要他們離開部隊！部隊應當完全自由，應當沒有牽掛的下命令。應當這樣命令他們：「在村上停留兩天，以備改編。」他的意思好像是說：「你姓郭的懂得什麼軍事學！爲什麼選他而不選我呢？群眾是盲目的，從來群眾……」

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計劃再好也沒有了，而別人的呢？是沒有一點用處的。

郭如鶴用他那繃鐵一樣的喉音說：「我們的士兵誰能拋掉他們的父母家眷呢？我們不能坐在這裏等，只有走，走，走，沿着海走，再翻過山，同我們的主力軍聯合起來！明天天亮出發……」

### 第三章

郭必諾老婆子躺在那裏搔着癢。聽着瀟瀟的流水聲，又想起了傷心事。就再也睡不着了。遠處不時的傳來悲慘的狗叫聲。天又是這麼的黑暗。滿地都是亂七八糟的躺着難民，亂七八糟的堆着車馬和傢具。一切都是混亂，一切都是不安。她的女兒名叫安加是躺在旁邊的。安加有一個愛人正在和安加談話。這愛人走過老婆子身邊的時候，老婆子又抬起頭來，坐在車上，無精打采的說：「喂，你看，布爾塞維克在想些什麼呢？一切財產都丟了呵！當我嫁給這老頭子的時候，我的媽告訴我說：那，把這火壺給你，你要好好保護它，就好像保護你的眼睛一樣；你死了的時候，就把她傳給你的孩子孫子們。我是打算在安加出嫁的時候，就把它給她的，可是現在通通都丟了。一切的牲口都丟了。蘇維埃政府在幹些什麼呢？讓這樣的政府同我的火壺一起死亡吧。都說只出來逃三天，逃三天，可是已經一星期了。對我們一點事情都不能夠辦，這算什麼蘇維埃政府。唉，我的天，那哥薩克的刀子呵……」

安加的愛人，想起剛才安加拿着一把小刀子向他講的話：「哥薩克要是來了，我就要自盡的。」現在又看見郭必諾這樣的傷心，心頭也一下子淒酸起來。但是他馬上又忍着說：「唉，老太婆，傷心什麼呢——你再傷心，東西也不會回來的。」

但是郭老婆子仍然傷心着。她半世的生活，像影子一般的跟着她——真是艱苦。兩個兒子在土耳其戰線上打死了；兩個是在這部隊裡背槍。老頭子在車底下打着鼾聲，至於安加呢，靜悄悄的躺在那裡。唉，六十歲了。無論老頭子，無論兒子們，受苦把脊梁都累斷了。可是替誰受苦？不是替哥薩克，替將軍，替軍官們受苦嗎？一切田地不是都在他們的手裡嗎？可是外鄉人呢，簡直同狗一樣，唉，真傷心呵！

他又躺了下去，還是睡不着。於是又想道：「布爾塞維克不信神——可是怎麼呢？可是他們自己知

道，該怎麼幹：來了，一下子統統都把它破壞了。軍官、地主都快快的滾開了。上帝呵！保護他們吧，雖然他們不信神的話。他總是自己人，不是蠻子。他們不是爲着人民嗎？他們才一到就叫着：土地，把土地交給人民，叫人民爲自己種地，不要爲哥薩克種地。人是很好的，可是我們的火壺呢？我們的家呢？——她又傷心起來了。這時候，安加的愛人已經背起槍離開她回連去了。誰也沒工夫來理她。在這樣的一個曠野當中，只聽見男人們的嘶聲，母親們的逗小孩子聲，馬吃草料聲，牛打噴嚏聲，步哨上的喊口令聲。

## 第四章

天剛亮了的時侯，敵人忽然進攻了來。步槍，機關槍，大砲，拍々々，轟隆轟隆，連珠似的掃射過來。火球落到地上，地上就飛起一陣煙霧和塵土。難民們都慌亂起來，都像害熱病似的，趕快套馬車，用鞭子抽着馬。成千成萬的人向着橋頭擁去。人太多，橋塞着了，大家都擠不過去。女子們在絕望的叫喊。到處都是悲慘的聲音。混亂，混亂，一切都在混亂。

郭如鶴立在房子前面。他的面孔沉靜發黃。不斷的有人跑來，給他送來戰鬥情況的報告。副官和傳令兵們，都準備妥當的站在他旁邊。每回來的報告，他都這樣回答：「叫他們發重子彈，只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它。」

他現在的心理已經感着痛快，因爲昨天還是亂七八糟的隊伍，今天却是那樣英勇打仗；那些官長們，昨晚上海帶着輕視他的態度，而現在都服從他，執行他的命令。

一會兒，幾個兵士帶着一個哥薩克放回來的弟兄。他的鼻子，耳朵，舌頭，都被哥薩克割掉。用他的血在他的肚皮上寫着這樣的幾個字：「對你們的一切人，都這樣對待，你媽的！」

郭如鶴正要說出什麼，忽然後方來報，說是難民們在橋邊打起來了。郭如鶴沉着鐵臉，飛奔前去，喊住他們。難民們那裡肯聽。都舉起木棒向他撲來。郭如鶴轉身就跑。叫副官把機關槍拿來。難民們：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仍然緊跟着，口裡喊着打死這些耶蘇的叛徒。郭如鶴只好把機關槍開了起來。從他們的頭頂上掃射過去。等到把大家嚇退的時候，郭如鶴才大罵起來。叫把橋上解不開的馬車，都丟下河去。大家都聽從了。然後叫一排兵士監視着，一個一個放過橋去。

在前方，哥薩克越逼越近了。在煙霧當中，可以聞見對面敵人的酒氣。突然間，從前面幾丈遠的樹林子背後，跳出一個哥薩克來吼着：「你媽的，你不是何募甲麼，你媽的，勾結布爾塞維克當土匪！」何募甲認得罵他的是王甲，也從散兵線跳了出去喊道：「你媽的，你才是土匪！你是地主們的走狗！」

兩個就丟了槍，揮着拳頭，挽着打了起來。他們都是同一條街上的人。兩個在小孩子的時候，還在一塊騎着竹馬，一塊兒唱着烏克蘭歌，並且一塊兒在戰線上打過土耳其人，可是現在呢？現在大家都成了敵人，都不客氣的決個你死我活。何募甲一拳朝王甲臉上打去，王甲馬上就變成了獨眼龍。樹林那邊的哥薩克們，通通都醉醺醺的，丟了槍跳了出來，口裡祖宗三代的混罵着。於是這邊的散兵線的戰士們，也都放下槍枝，舉起拳頭，迎了上去。大家扭做一團，打翻在地上。只聽得卜通卜通的拳頭聲。鼻子眼睛飛濺着鮮血。都恨不得就這麼一拳頭，就結果了這剝人皮搾人血汗的敵人。大家打得天昏地黑，有的按錯了自己的弟兄都不曉得了。一直打到看不清楚，才互相丟手，在暗中摸着自己的槍枝，各自回隊。

郭如鶴帶着部隊，走過河去，就把橋燒了。轎重車走在前面，兵士們走在後面。他們這個人睡着眼睛，那個人張着鼻子，臉上凝着血塊。但是他們還是高高兴兴的走着講着，都沒有想到在那扭着打的時候，爲什麼不用刀刺，不用槍殺，却要用拳頭亂幹。在村上捉着了四個哥薩克人，大家就在路上走着審問起來。一個哥薩克醉醺醺的說：「軍官到我們村上的時候，軍官就叫我們站起隊來說：如果你們把鄉

村佔領了，就給你們燒酒喝。可是我們要先喝了酒才幹。於是就給我們每人兩瓶，我們就喝了。我們就撲上火線來了。……」

幾個兵士就罵了起來。有一個想衝上去，給哥薩克一個教訓，可是其他的人把他擋住了。他們就在轉灣的地方，把他們四個，一齊送回了老家。

部隊混亂的走着，分不開團、營、連，沒有一個人想到危險，沒有一個人想到敵人正在後方修好橋梁跟着追來。也沒有一個人想到長官來。如果誰要組織他們一下，就會馬上罵得你狗血淋頭，把槍往肩上一扛，瞪起眼睛就說：「這已經是皇帝時候，隨你們長官來管理的呵！」因此，郭如鶴覺得有些着急，他意：「要是哥薩克攻過來的話，大家都會死在馬刀下的！」他想起昨天晚上大家一看見死，都就相親相愛的歸隊的；但是這回能不能夠來得及呢？於是他就希望快一點有個什麼虛警傳來。

隊伍走到最後一個村子的時候，大山橫在了面前。村子裡面是異常的混亂，叫喊，哭泣，部隊散亂的；村子那邊是槍聲，砲聲，不斷的轟擊。史莫洛也是一個指揮官，已經帶着他自己的部隊和難民，也連續不斷的來着。加上郭如鶴的部隊和難民，就形成更大更混亂的一團了。指揮官們時時在開會，但是說來說去，誰也不曉得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情。郭如鶴彈着他的破草帽，發言了：「唯一的救星——是爬過山去，順着海，用急行軍的速度，繞道去同我們的主力軍結合起來。我現在就出發。」

史莫洛挺着寬大的胸膛，閃着濃黑的鬍子說：「你走，我就要對你開火。亨，敵人來了就跑！我們要爲了體面來防禦敵人，而不是脫逃！」

但是郭如鶴終於督着自己的部隊和難民，押着一切輜重和家畜，向着山上爬去了。

## 第五章

部隊和難民整天走着，整夜走着。天剛要亮的時候，大家順着山崖邊坐在原地休息一下。眼睛還

來不及閉，天又亮了。於是大家又走動起來。

翻過了山，一望無邊的碧藍的大海，就橫在面前。海灣裡，停住德國的軍艦，和土耳其的水雷艇。大家都知道：現在什麼地方也逃不出去了：這邊是海，那邊是山，背後是哥薩克。除了前進是沒有路可以走了。先領部隊從山脚環繞着城市，沿着狹窄的海岸轉過去了。後面的還在城邊，在山下挨一挨二的走着。

軍艦上的德國司令官馬上下命令：叫這些來路不明的輜重、士兵、兒童、婦女，都立刻停止前進，把武器、草料、食糧，交出待命。可是大家沒有理，仍然無窮盡的走着，前進着。這可傷了德國司令官的威嚴了。立刻命令開砲。

路邊上的塵土被砲彈轟起來了。郭必諾的馬着了一個彈片就倒了。後面走來的人，就給她把馬拉開，車子也擰在溝裡。郭必諾和安加哭着，在車子上隨手抓點東西，塞到別人的馬車上，就步行着走去了。郭老頭子也從死馬身上把肚帶拉了下來就走。

軍艦上的第二次大砲又打來了，許多人和馬又在白色的煙霧當中倒了下去。一個正在母親懷裡吃着奶的孩子，也中了一塊砲彈碎片死了。母親哭着，用獸一般的聲音叫着。

可是軍艦上的砲，仍然不斷的轟着。一堆一堆的人和馬又倒在路邊上了。鮮血染着泥土。呻吟的聲音，哭喊的聲音，在各處鬧着。

於是砲兵連把大砲架起來了。還砲了。砲落在軍艦上了。軍艦就吐出黑煙向着海裡跑去了。可是一會，軍艦又回過頭來，放出一個毒氣彈了。

這時候，追着難民的哥薩克隊伍正追上山頂，劈頭就遇着毒氣轟了攏來，他們就趕快掉轉屁股，跑下山領去了。

毒氣浮散着，滿街都倒着死人，有些沒有斷氣的，還在聚精會神的移着沒有腿的身子，追趕着前

面的隊伍。有些斷了手的在恨命的跑着，用那啞了的破嗓子大叫着。女人們坐在馬上，揩着鼻涕眼淚，望着這些可憐的弟兄，口裡只能夠這樣說：「我的親人，要是可能的話，一定把大家都帶上了。可是往那兒走呢？我們自己受傷的人有多少呢！可是吃的東西一點都沒有。你們跟着我們一起也是死啊！」

於是輜重車都越去越遠了。帶傷的人們都無力的到路邊。眼睛絕望的望着前面；前面已經看不見輜重車的影子。

## 第六章

部隊和難民，一分鐘都不停的向前走着。又從夜裡走到天亮。他們的臉色黃々的像皮革一樣。滿身蒙着灰塵，滿身都是襤褸，像叫化子一樣。眼睛的周圍都現着黑圈。太陽西斜了，他們還是不停的走着。人都走得跛起來了。馬也停住了。於是就有人罵着說：「郭如鶴發瘋了！」

一個士兵向郭如鶴報告：史莫洛的兩隊人馬，離十多里路宿營了。郭如鶴把小眼睛一細，什麼話也不說。依然叫走着，走着。於是又有人抱怨起來了：「爲什麼忙着跑呢？這邊是海，那邊是山，誰動着我們呢？要這樣，恐怕就是沒沒有哥薩克也累死了！」

有些帶滿手槍，手榴彈，機關槍的水兵們混在裡面亂嚷着：「誰叫你們要聽郭如鶴的調動？他不是當過軍官的嗎？他把你們往死路上引呢！將來後悔都晚了。」

幾個營長和連長對郭如鶴說：「要把自己的部隊分開來休息，然後單獨的前進。」郭如鶴的臉色黑了，一句話也沒有回答。

部隊依然走着，一直到晚上才休息。

遍地燒着一堆一堆的營火，擺着一個一個的鍋；鍋裡面燒着稀飯。老婆子郭必諾坐在鍋旁邊，一面

哭着，一面說着：「沒有碗，也沒有湯瓢，連那個小桶也丟了，還有那匹馬，……」她的記還沒有說完，又哭起來了。郭老頭子只是悶悶的坐在她的旁邊，蓋着外套睡着。

誰都非常的疲倦，但是在這剛々休息的時候，人家吵鬧着，又像把疲倦忘記了。兵士們在營火旁邊，彈着月琴、琵琶、三絃，和女人們鬧着玩笑。

幾個醉醺醺的水兵跑來了。他們從頭到腳都是帶着手槍、機關槍、炸彈。他們在營火面前，粗野的罵着：「你們，媽々的，在這裡混蛋，革命都要腐爛了。郭如鶴把你們往那兒帶呢！我們起了革命的，我們把一切軍艦，都弄沉到海底裏的。可是布爾塞維克在和德國皇帝弄什麼詭計？誰要是輕視民衆利益，我們就要結果他的性命。郭如鶴是什麼東西？他是軍官。你們是羊子！」

有一個士兵就憤怒的回罵過去：「你們有臉來罵人了！你們帶着一群醜婦女跟着我們，簡直是帶着一群婊子！」

水兵們就更瘋狂的叫起來了：「干你們什麼事！羨慕嗎？我們幹了一輩子呢。我們開始革命的時候，你們在那裡？媽媽的！」

幾個士兵就憤怒起來，端起步槍，就要幹了；幾個水兵也拔出身上的手槍炸彈準備迎敵。頃刻之間，空氣就緊張起來了。一個白鬍子的下級官，狠狠的罵了他們一頓，大家才鬆了手脚。水兵們走了的時候，口裡還絮叨着：「朋友，這些把戲見得多了！隨便你們玩那一套，媽媽的！」

士兵們見他們去得遠了，都又覺得他們說的話似乎不錯。他們記得水兵們把軍艦弄沉，在軍艦上收拾了不少的錢跑來的時候，一下子就把資本家和神甫都殺得精光。他們說的話，不見得就沒有道理。於是一個士兵也跟着抱怨起來：「蘇維埃政府在幹些什麼呢？爲什麼老是坐在莫斯科鬧着玩，叫我們在這裡受罪呢？」



## 第七章

這時候，郭如鶴正同副官在一間房子裡看着地圖。他仍然主張拚命前進。副官說：「沒有吃的呵！」

郭如鶴說：「反正一樣，停住也不會有吃的。只有走，是唯一的救星。」指揮官們都來了。他們的臉上，都因為疲勞，暑熱和不斷的行軍，憔悴了。郭如鶴問着前線的情形，大家都懶懶的你一句我一句的說了起來：「士兵們都累了，我的部隊連拉都拉不起來了。」

郭如鶴的鐵臉沉着，咬着牙說：「哼，又不執行命令。」

一個團長說：「無論怎樣，我不能拿我的部隊去冒險。他們的性命，我是負了責任的。」

一個旅長也搶着說：「……並且我們完全沒有計劃。部隊的配置也應當完全改變了一下。」

郭如鶴就慢吞吞的說：「喂，究竟是你們的總指揮，還是我呢？」

於是指揮官們都搶着說起來了：「當然我們當長官的也有不小的責任呢。就是從前皇帝時代，遇着困難也要同軍官們商量，何況現在是革命了呵。」他們這些話的後面好像是說：「你姓郭的懂得什麼！矮子，頭腦簡單。」

郭如鶴聽着這些閑話，眼睛望着窗外。來了，士兵們從窗子外邊來了。一群一群的從大門走了進來。這一間大屋幾乎裝不下了。無數的眼睛都望着郭如鶴，郭如鶴站在桌子旁嚴厲的說：「同志們，大家都曉得，後邊的城市完全被哥薩克佔領。那裡留下的兩萬傷兵，和紅軍士兵，都被白軍命令着哥薩克把他們殺了。他們也要一樣來殺我們的。我們的右邊是海，左邊是山，中間是空洞。哥薩克從山谷裡衝過來，我們就完了。我們應當順着海邊到杜阿堡去，有三百里，那兒就是我們的主力軍，就是我們的救星。我們已經只有五天的口糧，要不餓死，就只有走走走，用跑步、不睡、不喝、不吃，只拚全力跑。」

果誰人來阻擋我們去路，我們就要殺出一條血路來。」他息了一會兒，看衆人一聲不響，就又慢吞吞的說：「好吧，你們另外選一個人來做總指揮好了。我就卸下指揮的責任。」

大家都沉默起來了。你望我，我望你的。旅長站起來說道：「郭同志！不錯。你的話是不錯的。現在我們只有快跑。也只有你來把部隊帶着才行。我希望我這話是大家的意見。」

於是所有的指揮官們都叫起來了。「不錯，對的。你怎麼能够辭職呢？這是大家選舉你的。」郭如鶴皺了一下眉頭，說：「那末，好吧現在就提出一個條件，如果稍有不執行命令者，槍決。簽字吧。」

大家都又沉默，爲難了。郭如鶴又咬着牙關叫了起來：「弟兄們，你們想怎麼樣？」千百個士兵一下子都叫起來了：「死！槍決！他媽的，要是他們不執行命令的話。不管是長官，不管士兵，都是一個樣。」

郭如鶴就叫副官把議決案記下來叫長官們大家簽字：

「同志們，你們歸隊去吧。去到連裡給大家解釋現在規定的法例，紀律是鐵一般的，誰都不寬容。」

士兵們出去的時候，指揮都忽然覺到：「不錯，沉重的擔子從肩上卸下來了。」都明白了，開心了。挨一挨二的在死刑的法例上簽了字。

一個古班人向前報告：「郭同志！第二隊和第三隊，在後邊十里遠的地方宿營了。指揮官說，叫你們等他們一下，一齊走。」

郭如鶴沉着鐵臉說：「還有什麼？」

古班人又說：「哥薩克已經打退了。我們只傷了三人，死了一人。」

郭如鶴於是說：「好，去吧。」

天亮了。郭如鶴又接着下命令：「一小時後一齊出發，要快些前進。叫郝斯特同志帶一連人到後方去，把水兵們隔開，讓他們跟後邊的部隊走好了。把機關槍帶上，不得已的時候，就向他們掃射。指揮官們答應着，成群的走出門，各回自己的部隊去了。」

這裡，郭如鶴向副官說着，把誰免職，把誰升遷，把誰調換。事情弄完了，部隊同難民都有了秩序，又在海邊山邊前進了。

## 第八章

郭如鶴的部隊向前走了。這後面的第二隊和第三隊同郭如鶴越隔越遠了。這第二隊和第三隊，因為暑熱，疲倦，很早就宿營，很晚才出發。水兵們已經從第一隊裡驅逐出來，他們就跑到第二隊第三隊來，又在這的士兵和輜重當中亂跑，在營火面前罵着：「你們簡直是羊！郭如鶴是什麼人？他在沙皇手下幹過軍官的。可是他現在做了布爾塞維克。布爾塞維克同德國皇帝有秘密條約的。布爾塞維克在莫斯科下命令，叫把軍艦交給德國人，但是我們社會革命黨人，決不幹這樣的事！我們就把它沉在海底了。你們真他媽的傻瓜，老跟着人家走。你們知不知道他得了德國一火車金子。媽媽的！」

士兵們都憤恨着，又同水兵們對罵起來。可是他們雖然知道水兵們的造謠，但是也對布爾塞維克有些抱怨，他們想：「爲什麼我們這樣苦，都不派來援救我們呢？」

在一間屋子裡，長官們也同樣開着軍事會議。史莫洛穿着白色的海軍服，摸着濃黑的鬚鬚，溫厚的坐着喝茶。各部長官，都圍在他的周圍。大家都覺得只有自己才能够把廣大的群眾救出來。但是往那裡帶呢？大家都又莫明其妙。於是有一個指揮官提議說：「我們必須選一個總指揮，來帶領這三大隊人。」

大家都想到：「不錯，當然會舉我的。」於是都不做聲，都在等候別人來提自己的名字。大家抽着煙，白色的烟霧在屋子當中繚繞。好久好久。有人提史莫洛。大家想：「不錯，史莫洛是一個和黨同志。他的嗓子是很好的，在露天大會上叫着是很好的，可是對於帶隊伍這樣的事就不在行，當然，到時候總會向我請教的。」因此，大家都就贊成了。史莫洛不知所措的說：「不對，我，我是海軍方面的，戰艦我倒是可以掀得翻，可是這是陸地呀。好吧，不過大家都要幫助我呵。」於是就接着叫寫出發的命令。

大家都知道，寫命令不寫命令都是一樣，除了跟着郭如鶴的部隊前進是沒有辦法的。有一個人就說：「我們新的總指揮已經舉出來了，可是那個牛性子的郭如鶴怎麼樣？」

史莫洛用拳頭捶着桌說：「我要他服從我的。他應該顧着體面，在這裡死戰的。」於是就叫傳令兵連夜飛馬去趕郭如鶴。於是司令部也成立了。於是一篇一篇的告士兵書，印出來了：「同志們！我們的軍隊是不畏難的……」可是弟兄們剛一拿到手，又點火吃煙。

郭如鶴的部隊越去越遠了。有個官長向史莫洛說：「郭如鶴不聽令。你是他的長官呀！」

史莫洛就憤怒了。他要撤他的職。那官長就說：「我們爲什麼要跟着他屁股？我們應該定一個自己的計劃。他要順着海去，我們就從這裡翻山。這裡要近一點。」

史莫洛也就叫了起來。叫馬上下命令。叫郭如鶴趕快回來從這裡翻山。不然就馬上派砲隊去消滅他。但是郭如鶴沒有回來，而是越去越遠了。追不上了。

參謀長知道翻山不是道路。但是史莫洛的脾氣又非常別扭。一直等到軍官們散去的時候，才小心的說道：「我們有這許多的輜重，難民和砲隊，要過那羊腸小路是不行的。郭如鶴的計劃是對的。」

當然，參謀長是陸軍大學畢業的，而且說話的態度又那樣的誠懇，所以史莫洛是不管對不對，都就改變方向了：又叫部隊和難民仍然順着海邊前進。

## 第九章

一八

郭加鶴的部隊一程趕一程的向前走着。每天到夜裡宿營的時候，人語聲，三絃聲，手琴聲，少女的笑聲，青年的歌聲，就頓時熱鬧起來。營火間充滿着一種愉快的情調。

今晚上，一大群水兵，又在一個一個營火間罵着跑着。他們滿身背着手槍炸彈，在月光下，向着郭如鶴睡的馬車那兒跑去。兩個衛兵攔着他們；他們就吵起來。這時候，郭如鶴已縱身跳起。站在馬車上，閃着狼一般的眼睛。那些水兵們就亂嚷着：「指揮官，我們的糧食完了。叫我們白白餓死嗎？我們有五千人，一輩子都爲革命犧牲了！難道還要叫我們餓死嗎？」

郭如鶴站在黑影子裡說：「只要你們加入軍隊，我們就給你們發槍枝，發給養。我們的糧食也快完了。我們除了扛槍的戰士以外，誰都不能夠發給養，不然我們就打不過去。」

水兵們又嚷了起來：「我們不是戰士嗎？將來要打仗的時候不比你們壞。你們別來教訓我們老革命黨吧。我們把沙皇推翻的時候，你們在那裡？可是我們把一切都送給革命的時候，就叫我們餓死。你配做我們的隊長嗎？」

有幾個水兵正在暗暗解着炸彈。郭如鶴那狼一般的眼睛已經看見了。他在馬車上把機關槍端了起來，向着水兵們的頭頂上掃射過去。喀々々々……水兵們嚇得掉轉屁股就跑，不斷吵嚷着：「你們看，他還是個機關槍手呢！」

## 第十章

第二天，天還沒有亮。部隊又走動了。右邊依然是碧綠的大海，左邊是森林的大山，頂上是荒漠的

岩石。道路曲曲折折，滿地都是荊棘葛藤。這是狗熊山羊所在的地方，幾百里路都沒有人烟。暑氣熱得要命。成千成萬的大群蒼蠅和灰塵一起飛着，緊跟着人們。路上找不着東西吃，口糧也節省着發，士兵們都把腰帶越結越緊。現在他們的生活，太餓了就多喝一些開水，太熱了就在海邊洗一下澡。

部隊走到一個村落了。士兵們跑進一些別墅，和小屋子裡去搜索。沒有什麼，只有些大鼻子的希臘人，向他們睜着敵意的眼睛。士兵們終於找着一條羊子牽着走了。

他們走到寬谷裡，又發現一個俄國小村莊。莊裡的人都跑來問他們那裡去。他們都聽說過把沙皇打倒了，布爾塞維克來了；可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，他們却不知道。士兵們就詳細的給他們解釋。臨走的時候，村上的人就讓他們把鷄鶩鴨都捉了去。

騎兵連在別墅裡搜得一架留聲機，他們就把留聲機綁在馬車上，沿途開了起來。有一張唱片唱出來了：「上帝啊！保護沙皇吧……」士兵們都就鬧了起來：「滾你媽的上帝！滾你媽的沙皇！」於是就把那張唱片在地上，另外又換上一張。從此，留聲機一刻也不停，從早晨到夜裡，從這連到那連，輪流着唱；有時候，誰要多唱一會，馬上就打起架來。

在前面發現一陣槍聲，部隊就停止下來，留聲機也就休息了。

郭如鶴匆忙的坐在馬車趕到前面去。

難民們正在驚異的往前面擠的時候，一小隊騎兵跑來攔着他們說：「前面就要開火了。你們擠些什麼呢？沒有命令。你們要往前擠，郭如鶴就要下命令對你們開鎗的。」

大家立刻驚慌了。女人們，老頭子，老太婆，姑娘，小孩子都哭喊起來：「我們到那裡去呢？我們要同你們一塊去，死也死在一處。難道我們不是你們的人嗎？你們把我們拋了嗎？」

騎兵們也叫起來：「你們用屁股想的麼？告訴你們，我們是爲你們打仗的。郭如鶴叫你們離開五里，不然要礙事的。」

難民們都哭了起來，望着前面走遠了的部隊。

接着遠遠的大砲聲轟起來了。排鎗聲也跟着不斷的嚮，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因此難民們更是緊跟着部隊，縱然把他們殺死了，他們也不願離開。

郭如鶴在前面觀察了一下陣地，知道此地是要害地方：左邊是山，右邊是海，中間是一條窄路。順着這條路，在那奔騰的山洪的河上，架着一道鐵道式的鐵橋。除了這條橋，什麼地方也通不過去。但是橋頭上，敵人安着大砲和機關鎗。這是個一將擋關的地方。郭如鶴正在咬緊牙關觀察地勢的時候，史莫洛給他的命令到了。他的臉色變了。他看也不看就揉成紙團丟下地去。他望着自己襤褸赤脚的弟兄們——這些弟兄們，已經一半的人只有三顆子彈，其餘的一半，就簡直是一支空鎗。一門大砲也只有十六發砲彈。可是郭如鶴却全不在意似的，向着弟兄們說：「同志們！我們同哥薩克和軍官們百經百戰的。可是新的敵人又把去路給我們擋着了。這是克魯怎人的孟雪維克。孟雪維克和哥薩克們都是一樣同資本家勾結的，都在夢想着消滅革命的。同志們！現在你們騎兵的任務就是衝過橋去！」

騎兵們都覺得指揮官給他們的任務，是一個狂妄的任務：這明明是叫一半人死尸把橋填起來，一半人從死尸上跑過去；可是他們一想到如果不這樣衝過去，都會一齊被敵人殺光的。於是大家就英勇的喊了起來：「好，我們衝過去！」

於是大砲就開始照準那檢邊的機關鎗轟過去了，轟聲震天震地的響。騎兵們不吶喊，不開鎗，抖々精神，斜刺裡就飛馬衝去，哈々，衝到橋頭了。克魯怎驚詫了。機關鎗掃射了。一匹馬倒了，二匹馬倒了，三匹馬倒了。喀々々々，機關鎗響着，然而已經衝到橋當中了。只聽見「烏拉拉——」吶一聲喊，騎兵們的馬刀就向着橋尾砍來，刀起頭落，如砍西瓜一般。克魯怎支持不住了，丟下機關鎗就是一溜跑。克魯怎的軍官們早已跳上汽船，加快馬力逃掉了。克魯怎的士兵們跳在水裡，望着那逃去的汽船，大罵着七十八代祖宗。可是後面的馬刀已經從他們的頸上砍下來了，頭在水裡顛了兩下，水面上就紅了一

大誌，隨着波紋浮着。

## 第十一章

把橋梁佔領過後，把部隊整頓了一下，又前進了。沿途仍然是暑熱，和成千成萬的蒼蠅跟着。筆陡的山岩，爬了一層又一層。大家都疲倦得要命。但是總得要走，停了一下又走動起來。

大家都越餓越瘦了。在前天的路上，還可以檢些酸蘋果來勉強吃吃，但是今天連酸蘋果也找不着了。有些拉在懷裏的小孩子，餓得細聲細氣的叫着，母親就狼一般粗野的罵着。

大家正在餓得不耐煩的時候，前面驚人的消息又傳來了：敵人的十六門大砲在山岩上等着了。岩山像削壁一般。當部隊才從岩門出去的時候，機關槍和大砲就一齊轟來。部隊又趕快躲回岩門的後面。

郭如鶴同官長們，拿着望遠鏡看了一陣。這地方就是雀子也飛不過去的山峯。部隊展不開。可是惟一的出路就是這條路。可是是絕路。何況那碧藍的海灣上，還有克魯怎的汽船？他於是細心的研究着地圖。這時候，兩個醉醺醺的士兵跑來報告說：「郭同志！我們順着這條路是過不去的。我們去偵探過了，我們是自告奮勇去的。」

郭如鶴在他們的嘴邊聞了一聞，說：「你們不曉得喝酒是要犯槍決的嗎？」但是他又叫他們說下去了。

那士兵說：「我們因為看見樹林那邊有一個小屋，我們就爬去了。那兒有四個克魯怎人在喝酒吃肉；吃醉了。我們就殺了三個，綁起一個來。肉，我們把他吃光了，可是酒連嘴唇都沒有挨過。的確，沒有挨過，挨過的話，腸子肚子都要爛。我們……的確……」

郭如鶴催着說：「說正經話吧。」



那士兵又說下去了：「那個克魯怎人和掌櫃的都帶來了。另外還碰着五個老百姓——他們把一切都拋了，跑到我們這裏來了。他們說，經過山口，森林小溝，雖然很難，可是可以繞到城市去的。」

郭如鶴剛々注意聽完那士兵的話，一個營長又走來報告：「郭同志，剛才我們到海邊去，那兒無論如何都過不去，岩岸一直突入水中。水流得很急，水比一人深。」

報告，指示，說明，有時係是意料不到的，鮮明計劃從四面八方，都給郭如鶴送來。大概的情勢都明白了。他就召集起所有的長官士兵，他說：「同志們！我們沒有別的出路了：或者是戰死在此地，或者是叫哥薩克從後邊來把我們殺光！但是我們如果能夠萬衆一心的衝過去，就可以打開一條生路！」

他沉着鐵臉，向着衆人望了一下，忽然一種意外的回響，從士兵們的口裏喊了出來：「我們萬衆一心！或者我們打出去，或者都戰死在這裏！」

郭如鶴就下命令：「派三個騎兵連，隨着五個帶路的俄國人，繞着城市前進。繞道是很難的：沿着山林岩谷，而且是夜間；但是無論如何總得做到。步兵團，從山岩下去，跳過石尖：向碼頭上去！拂曉的時候，不要開槍就向輪船上衝，把輪船全都奪過來。此外，由我帶領兩團人，從正面衝鋒。」他沉默了一會，接着又喊出了一句：「把敵人全部消滅他！」

這時候，大家都明白：這簡直是克服不了的困難；沒有子彈，沒有砲彈，只有赤手空拳的去佔領罷了。何況敵人那面有十六門大砲在等待着呢。但是此外又沒有別的出路。於是大家都英勇的回答：「一定做到！」

於是就各自準備，分頭去了。

## 第十一章

這邊克魯怎的一個上校，穿着赤色的切爾克司裝，帶着金肩章，在那岩岸上踱着，視察着戰壕和機

關槍陣地。他想：「當然，這樣的削壁，這樣的要隘，只消一個兵也把那什麼樣的敵人消滅得淨了。今天早上的砲火，也就叫那些襁褓的豬東西嘗够了。」他已經作好了計劃：把汽船開到敵人的後路去，那兒的大路一直下伸到海邊，由海上射擊，使陸戰隊登陸。從兩頭把那些臭襁褓的東西封鎖起來，那就什麼都消滅了。他自稱是社會主義者。他是厭惡流血的。可是布爾塞維克是人類的敵人，當然也就只好把他們殺個乾淨。這是他的大功勞啊。

他回去吃飯的時候，那些餓瘦了的兵士們，挺直的給他敬禮。他滿不在乎的，把那帶着白手套的手擺了一下。的確，他是光榮的人物，許多同他一塊年青的軍官們，都在等他。桌子上滿擺着酒瓶，碟子、鄉盃、魚子、乾酪、水果，都在等他來先嘗第一口。當他坐在軍官們的當中，把腳伸給勤務兵，脫去那明晃晃的漆皮靴的時候，他的心裡想：「弄個希臘女人來玩玩也好。」

岩邊守着大砲的士兵，見上校去了以後，自己也就來回的踱着。夜色非常的黑暗。自然那些襁褓的敵人是怎樣也爬不過來的，他很放心。他想起他的家鄉，想起他可愛的老婆和小孩。然而他被抽了抽來打布爾塞維克打倒了沙皇，把土地都交給農民。然而現在是命令叫他要轟死那些躲在岩後的人們。他有什麼辦法呢？他嘆了一口氣。四野唧唧的虫聲，使他頹唐而疲倦的睡着了。

這時候，郭如鶴帶領着兩團的弟兄，已經摸到了岩下。現在大家都覺得：現在真是前去不能，回頭不得，天一亮大家都完了。一聽懸岩上面沒有一點動靜，大家的心裏，更感到威襲，大家想：「一定是狗仔子假裝睡着了。不，馬上就會掃射下來的。當然，現在還有什麼？只有死裡求生。」

大家在頭目們的指揮下，一個踏着一個的肩和頭，像堆羅漢似的，人疊人的爬上去。海，還有一丈多高的光景，簡直像牆壁一般，怎麼也不能搭腳，爬不上了。糟糕！完了！大家就都呆住了。正在爲難的時候；一個頭目爬上來了。他在一個人的屁股上抽下一把刺刀來，插在岩孔裏。於是士兵們又高興了，一個一個的爬上去了，吶喊了一聲，向着大砲陣地撲去了，殺得尸首遍地，人踏人，馬踏馬，吼聲震

克魯忽的上校從懷幕裏鑽出來，嚇得向碼頭跑去。周圍的士兵們，也在倒下的人堆裏面，跌跌絆絆的逃走了。上校一面跑着，一面想：「只要饒了我，我什麼都幹；洗便壺，挖地，都可以，上帝呵！——可是會推開這天動地的腳步麼？野的非人的吼聲，以及刺刀槍托的砍殺聲，越逼越是很近。他咬着牙齒飛奔，唯一的救星就是港灣。汽船。不錯，港灣也跑到了，汽船也看見了。可是剛一跑到踏板的時分，船裏面又是同樣的砍殺聲了出來。天哪！堤防那邊也在瘋狂的砍殺呢！逃命呀！他掉轉屁股，又向着這河家鄉的大路上跑去。跑呀！怎麼糊糊門也用鐵門死死的關着了！他兩下撞不開，已經追來一個繼續大漢，閃着明晃晃的馬刀，從他的頭上直劈下去了。

天亮的時候，暑氣又蒸騰起來。街道、曠場、海岸、院子、堤防、歇路，還有汽船上，懸岩上，都滿堆着各色各樣的死尸。有的頭在一邊，身在一邊，有的還剩下半邊頭。到處都是腦漿和鮮血。繼續士兵們都在忙碌，叫着喊着：「同志們！勝利了！」

在市場上，在大商店裏，在小舖子裏，正在進行着忙快的提心吊胆的工作：大家在那裏，打破了玻璃櫃，撕破了箱匣，扯開了呢絨，從貨架裏取出了襯衣，氈毯，領帶，眼鏡，裙子。搶得最多的是水兵們——眼不見他們就都到這裏了，他們幹得非常快。有的頭戴奢華的女帽子，有的臉上蒙住面紗，有的打捲綉花邊的傘。赤腳的士兵們也在忙亂着；都在替女人和孩子找紗，找布。一個士兵從厚紙匣裏面取出一件上過漿粉的襯衫，他把袖子抖開，就哈哈大笑起來：「弟兄們，瞧吧，襯衫呵！他媽的！」於是就套在頭上，穿了起來。一看，襯衫在自己的胸膛上，繃得直直的，好像一面鼓。大家更笑開了。另外一個骨瘦如柴的污黑長漢，更是忙得不得了。拉出一件黑燕尾服，就光身子把它穿上。扣好肚子上的鈕子，而下邊却是一個開衩，露出那害羞的地方。他瞞着笑道：「嚇！得弄一條褲子呢。」但是褲子呢。但是褲子都給人拿完了。找了半天才找着一匣薄薄的有花邊的褲子，他剛一穿上，大家又大笑起來，說

道：「那是女人的褲子呀！」

他回答：「怎麼，女人就不是人嗎？」

有一個跑來一看笑着說：「可是薄得很呢。那東西還在外邊啦！」

他於是很喪氣的訂了一下說：「實在不錯。那些人有錢人真蠢，用這樣薄的東西來做褲子，不過白糟場布料罷了。」他一面說着，一面穿着，一連就穿了六條，膝蓋上的花邊一層疊一層的接腫着，動蕩着。

忽然門外邊的馬蹄聲，謾罵聲鬧雜着來了。水兵們的耳朵特加尖，知道一定是郭如鶴派隊伍來了，就混亂的向着窗口擠着擠了出去。士兵們也在後面慌忙的跟着。可是窻子外邊給騎兵們擋住了。騎兵們的馬鞭子像下雨般的向他們抽着，打着，大家就在許多馬屁股中間拉頭四散了，

二十分鐘後，士兵們都又嚴肅的成行成列站在曠場上。有的還穿着從前的襤褸；有的穿着粉過的襯衫，還帶着一面鏡；有的穿着女人的睡衣或襯衣，烏黑的頭和手千奇百怪的從新衣裏面伸出。第三連的右邊，站着那個光身穿着燕尾服的長漢，褲子上的花邊，膝蓋上聳着。

郭如鶴走到跟前來了。他鐵一般的咬着牙關，灰色的眼睛在放着銳利的光芒。跟在他們後邊的長官們，有些人也已經把剛才從克魯克官身上剝下來的毛皮帽子，和紅色的切爾克司服，穿戴在身上。郭如鶴對那些穿軍服，破鞋子，頭上戴的還是煎餅似的破草帽。大家都目不轉睛的把他望着。他就用那銳利的眼睛掃視着：「同志們！我們是爲了父母妻子來革命的，爲了土地來革命的。可是誰給我們去革命的？」

誰給的？這問題在大家心裡波動。郭如鶴也剛巧把話亭住，等待大家來答復。可是誰也沒有答復。他又說下去了：「誰給的？是蘇維埃政府。可是你們作了什麼呢？你們都成了土匪了！搶人去了！我是本隊的指揮官。每人應當處罰二十五棍，誰就是取一根線的也得挨。」他停了一會又喊：聽着！誰要是

搶過一點東西的，向前三步走！」大家都望着他的破草帽，沈寂了幾秒鐘。彷彿突然似的，隊伍裡面，那些穿着奇奇怪怪的新衣服的士兵，一下子都動起來，連走三步又一下子站着。郭如鶴又叫他們把拿的東西都放到地上，歸着一堆，回頭分給小孩子和女人們。大家於是又動起來，脫衣服的脫衣服，脫褲子的脫褲子。那個穿燕尾服和女人褲子的也脫下來了。都放在地上，都赤條條的在太陽光下面站着那黑瘦的身體。郭如鶴拿着一條棍子喊聲：「臥倒！」的時候，大家也都光了屁股躺了下去。他們這些人不是曾經推舉郭如鶴做官長的嗎？不是曾經想用刺刀殺死郭如鶴嗎？可是現在大家都這樣順從的躺着。郭如鶴在這時候感到一種榮譽。他要把這些等候着棍子的人們拯救出來。自然，這些人順從他，也爲的是他能够正確的拯救他們；這時候，如果他口吃說一句：「兄弟們！回到哥薩克和白軍軍官那兒去吧。」恐怕這些人會馬上爬起來，用刺刀刺死他的吧。

郭如鶴冷靜的站一會，他已經決心不打這些弟兄了。他響着鏽鐵一般的聲音，喊道：「穿上衣服！」大家都歡天喜地的站起來了。都又開始把那些粉邊的襯衫，女人的小衫，燕尾服，穿在身上。馬車由他們列子面前走過的時候，大家都高興的把那些成塊的紗，布，緞子，一類的東西，拋到車上去。

晚上的時候，一堆一堆的營火都像格外的明亮，士兵們都高興的彈着三弦琴，拉着手風琴，嬉笑聲，歌唱聲，充滿了曠野。

可是缺乏的還是米。燎火上的鍋，燒的只是開白水。老太太郭必諾又抱怨起來：「上帝啊！這是什麼一回事呢？走，走，走，可是什麼都沒有！吃的一點也不給，這算什麼長官？唉，只有拿水脹肚子呵！」

可是沒有人聽她的，老頭子也躺着不動。大家聽見的只是歌聲，歡喜聲。

## 第十三章

第二天很早，部隊又出發了。這回得的戰利品真不少：六千個砲彈，三萬個子彈，許多精壯的馬，十六門克魯的大砲，還有野戰電話、帳幕、鐵絲網、藥品；可是還是缺少一樣：人糧和馬料。還有幾隻氣船不能帶走，真是可惜得很。

士兵們和難民們餓得把褲子勒緊了；但是都非常高興，一路上歌唱着走，而且放着新得來的留聲機片。

他們已經離開了海邊，在那森林的荒山上不絕如流的走着，憔悴的母親們，臉都有點瘦得像雀子的嘴一般，伸着頸項，用那焦紅的眼睛，望着那越盤越高的大路，跟定馬車豪快的移動着赤脚。孩子們叫着餓，但是她們只好讓他們叫了。

突然間暑熱落下去了；風從山嶺上吹來，一下子可變成黑夜了。從那黑的天空裡傾盆似的大雨傾下來了。這不是雨，簡直像狂濤。人們都打得像落湯鷄，迷了方向，失了連絡。有些人在喊着救命，但是誰也不能救誰，於是就被水沖走了。馬車也沖到溝裡去了。山頂的大石頭也沖滾下來了。風在發狂的吼。龐大的雷聲像山崩地裂一般，嘩啦啦響了起來。站着的人都震聾了。孩子們死死的在馬車裡躺着。電光就在人們的身上閃着。就這樣過了一夜。到第二天早上，大家都是灰黑、憔悴、眼睛凹陷；但是還要鼓着最後的勇氣前進。

有人給郭如鶴報告：兩個人被電擊死了。失縱兩個人。死了十幾匹馬。但是郭如鶴仍然叫不停息的前進。因為在這光光的山上一停止馬就會餓死完了。

這時候，人們又推擠的走着。小孩子也不哭了。母親也不去撫愛，不去喂奶，只瘋狂的望着山路走着。馬走了一步，兩步，站不住腳了，倒在地下，車杠也壓斷了。於是母親們就從車上拖下孩子來，

小的就抱着，大的就叫走着，如果孩子多的時候，就把最小的一個或兩個，拋到不要了的馬車上硬着心腸，乾枯着眼睛連頭都不回一下，就走了。

走着走着，天氣又熱起來了。一個士兵噓了一聲說：「喂，怎麼的，唱唱呀！」但是弟兄們都疲倦得沒有精神回答。他却擲手挽腳的，在馬鞍子上把留聲機開起來了。片子是「哈哈大笑」。在留聲機周圍的人，都一下跟着笑了起來。都像神經病似的大笑着，喘着氣，按着肚子。笑聲從行列裡傳開了，擴大了，從行列裡流傳着越傳越遠了。很遠很遠的步兵們也笑着。大家都不知道笑什麼。一個惹一個，笑聲滾到後面。大家都像要發瘋。郭如鶴聽見了這些個狂的笑聲，他的臉第一次變白了。他趕快騎着瘦馬跑到前面去。尋着留聲機才知道大家狂笑的根原，他就大罵了。把留聲機用鞭子抽得稀爛，大家就又沉寂起來，很疲倦的走着。

忽然一個騎兵偵探汗流夾背的跑來報告：「前面三十里路遠的河那邊，哥薩克正在那兒挖戰壕。我們只好從大路轉過灣去。灣路上有五個被哥薩克吊死的工人。」

郭如鶴的臉色緊張起來了。他立刻叫部隊和難民通通繞彎路過去。

他們已經三天三夜沒有吃東西。郭如鶴的面孔也凹陷下去了許多。現在山走完了。應當拚全力走出這荒野的小丘。走到大村子裡去大家吃一吃。應當趕快趕去，不使哥薩克人在面前做好陣地。這時候，連一分鐘也不能夠浪費的這千萬個飢餓的人們，就這樣在塵霧當中很快的前進。天氣太熱，太陽像針一般的刺。大家都用牛蒡葉，樹枝，稻草，編成圈子戴在頭上。他們好像黑人一般，只有絲絲的襠襖，圍着腰間，遮着大腿。至於穿黑燕尾服的那個弟兄因為那花邊的褲子已經破成條子了，前面害羞的地方都露在外邊。他旁邊的一個弟兄就拍着他的膀說：「喂，把你的屁股上的布片向前面挪挪呀，不然回頭村裡的女人不給你點心吃呢。」

於是大家又哈哈的笑起來了。亂七八糟的走着。他們望着郭如鶴戴着骯髒草帽，望着他那穿着襠

縷衣服的黑瘦子，不禁喊起來：「嗨，弟兄們，我們的頭目真像個強盜，如果是在黑松林遇着他的話。」

大家都帶着疼愛的祥情笑了起來。

郭如鶴想：「不錯，這真像強盜似的烏合之衆啊！如果碰着符古哥薩克的話，就什麼都完了。」於是大家就漸漸看見了：在四根電線桿子上，吊着四個黑黢黢的光身子死尸。一大群蒼蠅釘在那些死尸上，一見着人那井蒼蠅就飛了起來。那四個死尸，垂着頭，露着牙，被啄去了眼睛的黑洞，被割破的肚子裡，流出綠粘々臟腑來。再過去，在第五根電線桿子上，吊着一個割破了奶頭的，赤身露體的姑娘。風吹着，臭氣送了過來。

郭如鶴發下命令「停止。」他站在前面，脫下破草帽，大家也都把帽子草圈脫下來。副官在電線桿子上揭下一張字條來送給郭如鶴。郭如鶴看了一遍，咬着牙關大聲的說：「同志們！這是將軍給你們的。這上面說，如果發現誰要和布爾塞維克稍爲有點關係，就同這五個工人一樣，處以同樣嚴酷死刑。」他緊咬牙關，沉默一下，又繼續說：「同志們！這是我們的兄弟姊妹啊！」他緊張的說下去了。

千萬隻炯々的眼睛，都緊盯着那吊着的死尸，千萬個心臟，同樣憤恨着，都同樣的跳動着，成了個不可思議的巨大的心臟。長官的口令下來了：「立正！開步走！」千萬隻脚都要沉重的走着彷彿一個巨大的人。

郭如鶴叫馬車趕上先頭部隊去，但是，怎麼也趕不上。沉重的部隊越走越快了，脚步越走越大了。一種不可思議的偉大力量，支配了這部隊。郭如鶴於是跳下馬車，跟着部隊合拍的走去。他和部隊完全合爲一體。

這千萬人的行進，已經是沒有排，沒有連，沒有營，沒有團，有的是不能夠形容的，巨大的一體。無數的脚在走，無數的眼在看，無數的心在跳，合成一個偉大的心。



後面的難民們，經過死尸的時候，已經黑夜了。那些拋了孩子的母親們，看見這被哥薩克吊死的五個工人更加感着一種憤恨和悲痛。女人們說來就來，揉着眼睛又哭了一陣。

## 第十四章

自從白軍向暴動的野火、在全古班流域燃起了以後，布爾塞維克的軍隊到處見了哥薩克的團，見了志願軍的軍官隊，就都退却了。無論在什麼地方，都敵不住哥薩克的攻擊，一個個的城，一個個的村鎮，都跟着放棄了。

當暴動初起的時候，一部份布爾塞維克的軍隊，沖出敵人的重圍，同着千萬的難民，順着海邊衝走了。他們跑得很快的，使哥薩克們趕都趕不上，可是現在，哥薩克的軍隊都在這兒等着了。

哥薩克得到了消息，說是匪徒從山裡好像奔流似的流過來，隨身帶着無數搶來的金珠寶石，還有留聲機，還有無數的武器，但是都穿着襤褸的衣服，赤着腳——大概是流蕩成性的。哥薩克的軍官和士兵，都想發一筆洋財，恨不得馬上就去把那些珠寶奪過來。

白軍的大將軍鄧尼金委任卜克洛將軍，帶着部隊去包圍山裡下來的匪徒，不讓一個活的逃走。於是就把白河截斷起來，挖着戰壕，準備迎戰。

遠處塵頭起處，那一大隊黑黝黝的赤腳漢子走來了。哥薩克們就是一聲號令，飛馬衝上前去。

「殺呀！」

不到一兩分鐘，事情可糟了：襤褸的隊伍來勢可是凶猛，抵當不住，有些哥薩克們的頭連着毛皮帽子離開了自己的頸項了。只看見那些赤腳的漢子不聲不響的滾了過來，無數的刀光只是在人頭上亂翻。

跑呀！哥薩克們勒回馬頭就不住的亂跑着。赤脚隊那裡肯放，一直追了幾十里。因為赤脚隊馬跑不動了，哥薩克們才得以逃回自己的戰壕。

這還郭如鶴不想在白天自己的兵力展開來；因為敵人佔着很大的優勢。只有等待着天黑。天黑了的時分，就開始向哥薩克猛攻。哥薩克砍他們，刺他們，用機關槍成堆的把他們射死。可是哥薩克也慢慢少起來了。不知道這些赤脚隊是一種什麼惡魔，磕着他們的刀，腦袋就去了半邊。於是哥薩克們就潰退了，丟下了大砲機關槍，就向着森林亂跑。

當前方正在打得勳害的時候，難民們都在後方弄飯吃。大砲聲連珠的轟着，他們也不理。他們聽慣了。有時候傳令兵騎着馬來，他們就圍了上去，有的問丈夫在不在，有的問父親在不在，有的問兒子在不在，說是活着，心裡就高興；說是陣亡了，馬上就拖着鼻涕哭了起來。

接着受傷的運回來了，親人們就看護起來。陣亡的也運回來了，號啕聲充滿了黑夜。騎兵們跑去叫神甫來安埋死者。神甫雖說有病，有病也要去，騎兵的鞭就舉起了，慌得神甫趕快穿好黑僧衣袍，帶着十字架和香爐跑來。助祭的和寺男也都趕來了。女人們豎着十字講道：「真是，謝天謝地，應當這樣埋葬呢。」

死人一動不動的叉了手躺着。寺男和助祭趕忙的焚香，哼着：「聖主啊，結實的聖主永久的聖……」

神甫不高興的站在那兒似哼不哼的，一個騎栗色馬的古班人走上前來，用全憤院都聽得到的低聲說：「你媽的，你要是在像沒有喂飽的豬一樣，就仔細你的皮子！」

神甫，助祭和寺男，都喪魂失魄的票他一眼，就都大聲的念了起來。埋葬的時候，女人們擦着哭腫了的眼睛說：「神甫做得好極了——真是誠心誠意的。」

## 第十五章

在第二天晚上，哥薩克又靠著河邊轟擊起來，不惜砲彈的放着。見着對面只是懶懶的回砲，哥薩克的砲手就高興起來了：「一定是把赤腳的東西們打光了。」他記得在傍晚的時候，赤腳隊從河那邊進攻了一回，已經迎頭給他們痛擊了一下，散兵線就四分五散的倒了。他想：「可惜是夜間，不然再給他們一家伙。」

這邊，郭如鶴的心頭很高興，因為傍晚派去佯攻的散兵線，已經做到了。對於這部隊他是已經是那麼得心應手，只等到這夜裏，就好渡過河去。他暗暗的在河邊視察了一下。各個士兵都在黑暗裡爬着，摸索着，測量着那幾丈高的河的懸岸。每個士兵都緊密的伏在地下，考察清楚自己周圍的地勢。都不像羊子似的等着長官的分咐，因為他們已經清楚的懂得：這戰鬥是為大家，為自己。

左邊有兩道橋：一道是鐵的，一道是木的，哥薩克就在那上面安着大砲和機關槍；現在都看不見了。騎兵團和砲兵團都照着郭如鶴的命令，一動不動的站在橋對面等着。

等着，等着，天色漸漸發白了。哥薩克的警戒線疲倦起來了。

於是士兵們都跑下河去，向着哥薩克的方向浮去，水在他們身上嘩啦啦響，他們向着幾丈高的懸岸爬上去。

哥薩克們陡然大吃一驚。赤腳隊已經衝到挺着槍刺衝到面前。這真不曉得從什麼地方衝來的魔力，刀起頭落，哥薩克給他們砍倒大半。同時大砲響處，騎兵團同步兵團也吼着嚇人的聲音，從橋上衝過來了。不到幾分鐘，把哥薩克的砲兵連和機關槍，都奪到手裡，騎兵連就乘勝衝到村子去。剛衝到一家漂亮房子的時候，看見一個白白的東西跳上馬背就向着野外逃命去了。許多的軍官都從神甫的家裡捉了出來，就在神甫的馬圈旁邊斬了頭。搜進那家漂亮房子的時候，才知道剛才逃走的就是卜克洛將軍。士

兵們都罵了起來。把那將軍的老婆和孩子，都殺得個乾乾淨淨。

哥薩克死了七百人，戰壕裡、曠野裡都亂躺着屍首，其餘逃跑了的人都對這莫明其妙的魔力又生出了一種驚愕：「在兩天以前，不是曾經在這裡把布爾塞維克的主力軍打走了嗎？這些惡魔又是從那裡來的？」

郭如鶴的部隊，在村子裡住防的時候，大家就把自己陣亡弟兄收尸安埋。另一些女人們又哭着，又要神甫來安埋。有些士兵們都叫來了：「叫神甫滾他媽的吧！」

女人們着急的說：「難到不要神甫嗎？」

士兵們說：「郭如鶴說的，叫把哥薩克那裡俘虜來的樂隊去送葬。」

女人們就吼起來了：「樂隊會怎麼呢？樂隊是銅喇叭，可是神甫有活嗓子。」

士兵們也吵了起來：「同你的神甫一塊滾你媽的蛋吧！」

兩邊就嘩啦嘩啦的吵着，吵着，終於樂隊戰勝了。

於是樂隊就在死人的面前，走了起來。十幾個銅喇叭奏着莊嚴的樂曲。士兵們、難民們無窮無盡的在死人的前前後後哀傷的送着。

## 第十六章

把哥薩克擊破了。當時無論如何總得前進的，但是郭如鶴却連地方也沒有動。偵探和本地逃難的人都衆口一詞的說：「哥薩克又在集中力量，組織軍隊了。已經由葉加屯開來大批新的哥薩克援軍了。」自然，走是應該走，主力軍去的還不遠。可是郭如鶴覺得後邊的軍隊等到來，前去不是沒有什麼意義了。他曉得，後邊的軍隊，是沒有戰鬥力的；如果是他們單獨的前進，那就會給哥薩克殺光。所以他就

等待起來了。哥薩克的大軍，就趁着這機會把他們包圍起來了。開花砲不停的轟着。但是過了兩天兩夜，後邊的部隊還不來。郭如鶴就只好下命令節省着子彈了。可是哥薩克們的胆子大起來了。他們以爲少還槍，不前進，是沒有力量了。於是就準備大舉痛擊了。

郭如鶴三天三夜沒睡覺，今晚上可再也熬不下了。他剛剛閉着眼睛，就有人來向他報告：事情不好！他一聽，河水濺濺的響着，敵人的大砲沉寂了。這一下使他大吃一驚：或許戰線已經被敵人衝破了。他抓着電話，前線的隊長在電話上向他說：「我們的損失太重了，快開援軍來！」

郭如鶴石頭一般的對着電話筒說：「沒有。支持到最後一個人吧。預備隊裡連一個也沒有。現在我自己來看看。」

他馬上就下命令，可是話還沒有說完，槍聲已經逼近來。哥薩克左右亂衝着，亂殺着。郭如鶴撲了出來，忽然看見跟才同他打電話的那位軍官已經向他跑來。他大喝一聲：「你怎麼在這裡？你敢拋棄你自己的部隊嗎？」

那軍官說：「郭同志，我再也不能夠支持了，我特來請援兵的。」

郭如鶴就咬緊牙關喊：「逮捕起來！」

這時候的黑暗裡，只充滿着叫喊聲，槍砲聲，和子彈亂射的火光。那裡是自己人，那裏是敵人，誰也辨不清楚；只是混戰。郭如鶴立刻向副官說：「趕快把機關槍拿來，對着衝破的地方。把司令部和輜重隊裏的人，都一起召集來，盡力把哥薩克往馬車那面壓迫。騎兵連從右邊去。」

副官答應着去了，不多時把機關槍拿來了。郭如鶴又命令所有士兵，都停步開槍，開槍都按着命令。

敵人的散兵，這時候彎着腰撲上來了。郭如鶴不慌不忙的發着命令，自己把機關槍開了起來。拍拍

拍拍，連珠似的掃射着。敵人倒了，後退了，回頭跑了。於是士兵們都一聲喊追上去。

天亮的時候，郭如鶴叫把那逮捕起來的長官，在墳堆裏執行了槍決。

這樣，已抵抗了好久。子彈也快打完了，後邊的部隊還不見來。郭如鶴覺得自己擔負不下這責任了：如果再留在這裏，一切都會毀滅了的；如果是衝出去的話，後邊的部隊也會被殺光。也只好召集一次軍事會議來解決。

在這黃昏的時候，在後方無邊無際的原野上，婦女、姑娘、老漢、孩子們，都在那拉連着好長的許多營火跟前宣嘩着。忽然森林前面發現了許多黑影子，騎着馬，端着槍滾了過來，口裏面在喊着「呵——呵——呵——」大家剛剛掉頭去看；有人就大聲的喊「哥薩克來了！」這嚇人的大聲，貫穿了每個難民的心裏，大家都感到：「死！死！」自然，現在無處逃生了。但是誰也沒有逃。

忽然，一個女人抱着自己的孩子，從營火跳出，向着敵人撲去，口裏尖聲的喊着：「死來了！」這樣的一聲，把全曠野的難民都震動了；有的抓起棍棒，有的抓起馬料，有的抓起車弓，有的抓起樹枝，都瘋狂的喊着：「死！死！」迎了上去。孩子們也抓着母親的衣襟跑着；也細聲的喊着：「死！死！」

這下子，把哥薩克怔住了。在黑暗當中，辨不清衝來的是難民是兵士，倒以為又中了埋伏。他們已經嘗够了這赤脚隊惡魔的厲害了：這些惡魔向來是一槍不發，逼到跟前，就開始用刺刀刺。那是厲害的槍刺，碰着就是一個透明的窟窿。大家都害怕起來。緊緊握着馬刀，拉轉馬頭，就屁滾尿流的亂跑回去了。

難民們追了半天，已經看不見一個哥薩克了，又才慢慢走回營火跟前來。

在第四天上，據偵探的報告：敵人那裡，又增加了不少的騎兵步兵和砲兵了。郭如鶴在會議上提出來討論。指揮官們都一致議決：就本夜衝出去，向前行進，不再等待後邊的部隊了。於是郭如鶴又下命

令：爲使敵人安心起見，到晚上的時候，逐漸停止步槍射擊。把大砲架好，對準敵人戰壕。各團的散兵綫，在黑暗當中，推進到敵人戰壕所在的高地上，但是推進的時候，不要驚擾敵人，躺下去。在半夜後，聽着大砲響的時候，就衝到敵人戰壕去。騎兵隊作爲援兵。大家都各自分頭準備去了。

誰知到了夜間，兩邊都停止槍砲聲。郭如鶴詫異起來。他想：「幹嗎敵人也停了射擊？莫非敵人也準備着和自己同樣的事情嗎？要是兩個衝鋒相遇，那就會兩個都糟糕的！」他正在這樣暗々着急，忽然看見副官帶着一個哥薩克的士兵進來。說是剛才俘虜來的，並且在他的身上搜出一封卜克洛將軍的信。

郭如鶴接過信來，見上面寫着：

「你們這些混蛋東西！幹嗎要加入布爾塞維克？你軍官都不幹，要甘心去做偷兒和光蛋的伙伴！現在你的死期到了。逃不脫了。你如果要我恕你，那你就趕快把槍械繳來。把匪徒們帶到四五里外待命。到鐵道警室來報告我。」

郭如鶴嚴肅的望着信紙，才知道哥薩克停止槍聲，原來爲的是這個。他現在又放心多了。

這時候，一個士兵進來報告：後邊的第二隊來到了。這消息使郭如鶴高興起來：現在他的責任是做到了，他把這千萬人的性命拯救了。他騎着馬就跑到史莫洛駐的司令部去。

史莫洛用右手摸着黑鬍子，左手端着玻璃杯子說：「好吧，老哥。喝茶嗎？」

郭如鶴說：「我們的部隊已經配備好了。現在把第二隊開到兩翼去，我們的勝利就有把握了。」他還恐怕他聽不清楚，又向他詳細解釋一番。

史莫洛突然回答：「不給。」

郭如鶴說：「爲什麼？」

史莫洛說：「因爲部隊還沒有到。」

郭如鶴說：「我剛才親眼看見進村子了。」

史莫洛扭着一股勁兒回答說：「不給。」

郭如鶴又說：「爲什麼？」

史莫洛說：「爲什麼，爲什麼！迫問着爲什麼來了。因爲累了，要他們休息一下，小孩子不懂事嗎？」

郭如鶴着急的想：「如果我的部隊被擊破，那你也不能夠免的。」但是他却平心靜氣的說：「那末，你把部隊開到站上做預備隊，我把我的預備隊調到前方去，怎樣？」

史莫洛仍然嚴厲的說：「不給，我的話是神聖的。」

郭如鶴知道他這強牛皮氣，縱然打死他也無濟於事。只好同副官轉身就走。

史莫洛的參謀長很明白，要是郭如鶴的部隊被打破了，自己也跑不脫。就趕快擋住郭如鶴，自己跑到史莫洛跟前，溫和的解釋起來。史莫洛不知所措的說：「我本來沒有什麼的，那就把部隊帶到站上去吧。」於是拍着郭如鶴矮矮的肩頭說：「唔，老哥，我們在海上是怎麼都可以，可是陸地上就不大那個呢。」他張開濃黑的鬍子笑了。

郭如鶴看々攻擊的時間快到了，自己還要趕快去看看，但是恐怕他們撒慌，就只好把副官留在這裡，等着他們把部隊開到站上去，自己先跑出去。等到副官來報功，一切都弄妥當。他就更加心雄起來。開砲了。轟隆！轟隆！……三十門大砲連珠似的打了出去。深紅的雲珠一個個的落到哥薩克的戰壕裡。哥薩克的血肉紛飛了。

哥薩克受着這樣猛烈的攻擊，只得叫苦連天，翻身就跑。但是赤脚隊已經拿着帶刺刀的槍攏來了。一刀一個，死尸又把戰壕堆滿了。剩下的哥薩克也回過頭來衝殺一陣，終於抵敵不住，被赤脚隊一口氣追趕了十五里地。



卜將軍弄得喪魂失魄，只得收拾殘兵，把道路完全給赤脚隊讓出來，自己躲到葉加屯去了。

## 第十七章

第二天，部隊和難民又出發了，千萬隻眼睛都緊張地盯着前方；前方是幸福，是苦難的終局。大家都把歌聲、笑聲、留聲機聲停止了，大家都緊張地想着前方的主力軍。

但是無論走了多少路，無論走過了多少村鎮，遇着人一間總是：「主力軍前天一到就走了。」不錯，拴馬的地方，到處都留着馬糞，砲兵紮過的地方，還有許多營火的柴灰，於是再趕上去。千萬的人，仍然燃着那不滅的希望，緊盯着前方。憔悴得像黑炭般的郭如鶴，也焦愁的望着前方；前方的主力軍，對於他也成了神秘的東西了。

一天一天又一天，走過的村鎮仍然到處都是馬糞和柴灰。村裡的人也都說着：「他們前天一到，很快的就走了。」

好在這一路上，已經沒有甚麼阻礙：岩途哥薩克的部隊，都向兩邊退開，把路讓出來，等到他們一走過，又把後面封鎖着了。郭如鶴說：「好！可把我們弄服了。」於是及下命令，叫部隊和輜重一點都不要停止。前進，前進。宿營不得過三小時。

暑熱的太陽晒着，馬已經倒了不少，人都差不多拖不動了。在一個河邊，含着仇恨的幾個哥薩克女人溫和的說：「你們的主力軍昨天才走過，走過去就把橋梁炸毀了。」

老太婆郭必諾緊盯那炸毀的橋，眼睛顯着無限的低聲的說：「唔，一過去就把橋都炸毀了！」

士兵們也都同樣的驚異着。

郭如鶴把眉頭一皺，命令着趕快到民家去收集木柱木板，把橋梁修理起來，渡過去。渡過去了，仍

然是不可捉摸的前方。郭如鶴只好召集起指揮官們，說：「同志們，我們的主力軍離開我們去了，走過去就把橋梁炸毀了，長久這樣，我們就支持不下去了。現在哥薩克雖然怕了我們，退開去，但是我們終於還在鐵的重圍裡呵！」

大家都沉默着，不做聲。

郭如鶴就一字一板的說起來：「我們只有衝出去的！看誰告奮勇給我們的主力軍帶個消息去！」一個青年竟毫不猶疑的站起來說：「我去。」

郭如鶴說：「好，塞利萬同志！那你帶兩個士兵，坐上汽車，無論如何要衝出去呵。去告訴他們：這是我們，幹嗎他們儘管前去，叫我們送命嗎？」

塞利萬在汽車上架好兩架機關槍，同着一個汽車夫，兩個士兵，飛一般的開去了。

哥薩克的騎巡步哨，見着這瘋狂的汽車，起初以為是自己人，但是省悟過來，才開槍的時候，汽車又飛遠了。

這一輛汽車是負了極重大的使命，要是車輪一破，就什麼都完了。可是車輪倒沒有破，然而前面的一道橋又炸毀了。糟糕呵！他們跳下汽車，又找一些木板來，搭一道臨時的橋渡過去。

正要跑進村子的時候，忽然一大隊戴紅帽子的騎探迎面走來，接着就是一排槍聲。塞利萬覺得糟糕，急忙喊道：「自己人！自己人！」但是汽車狂飛着，聲音怎麼也送不出去。他趕快叫汽車夫，四個人都一齊喊起來了：「自己人！自己人呀！」

騎探們開着槍跑着，跑到汽車跟前來，才停止了射擊。十來支槍口，對準着叫他們走下汽車來，有一個騎探，拖出明晃晃的馬刀來，罵：「他媽的哥薩克，砍死他吧！」

塞利萬這時候氣得大罵了：「他媽的！殺自己人嗎？公文都不看就要殺嗎？你們的眼睛都長在屁股上的嗎？」

騎兵們都冷靜了。看了一會問了一會，又才叫他們坐上汽車，押着到司令部去。因爲上星期曾經有一架哥薩克的鐵甲車跑來亂射過，所以現在對他們都防備得緊々の。有些士兵在街上遇着他們汽車的時候，就罵：「幹掉他媽的吧。往那裡帶呢？」

但是汽車一直押到司令部去了。

在一間大廳裡，一個隊長外心外意的和塞利萬問起話來。許多晒得黑紅的年青長官們，也都外心外意的坐在兩旁聽着。塞利萬急燥的訴說着行軍的急迫，訴說着和克魯怎人的作戰情況，訴說着和哥薩克們的砍殺情況，最後就送上一封公文。那隊長含着「一種成見說：『我們得的完全是相反的消息。』」

塞利萬着急的說：「難道你們把我們當作了什麼？」

那隊長笑了一下說：「什麼？不錯，我們也是奉到命令的。」他叫人去把「總指揮第七十三號」的命令拿了出來，傲慢的念了起來：

「收到卜志洛將軍給鄧尼金大將軍的無線電。據這個電的消息，有無數流氓群衆沿海行進，這些野蠻的烏合之衆，是些從德國回來的俘虜和水兵所組成，他們的武裝齊全，大砲，糧食都很豐富，並且隨身攜帶搶劫的財物，不計其數，這些武裝全備的鐵甲豬，沿途殺戮一切：將卜洛克，軍官隊，孟塞維克，布爾塞維克，都掃蕩無餘。」

他念到這裡，就哼了一聲說：「哼，連布爾塞克也消滅了！」接着，他又念下去：

「因此特令，趕快繼續退却，炸毀一切橋梁，各部隊長官負維持退却秩序的責任。」

他一念完，就向塞利萬說：「同志，這該不是我們故意懷疑你們吧！」

塞利萬又費了一番唇舌，把經過情形再詳細說明一番。那隊長才決定派兩個騎兵，同他們去查探了實情再說。吃過飯，汽車又向原來的路上飛去了。

## 第十八章

這天晚上，塞利萬回到部隊的時候，士兵和難民都高興起來。談着笑着。都像忘了疲倦，因為明天就要和村鎮那邊的主力軍作弟兄般的相會了。

郭如鶴也隨便的坐在一間屋子裡，在燈光下，場着肩，垂着手，低着頭，好像主人剛從種田回來一般，心滿意足的，手足都鬆軟了。他的女人正在給他弄着晚飯，旁邊坐着的一個弟兄，也沒有武器了。

沒有帶武器的那個弟兄，忽然看見三個水兵拿着槍惡罵着，在門外邊一閃，他馬上覺得有些糟糕，趕快抓起擺在自己旁邊的手槍，就撲了出去。撲出去，三個水兵就用拳頭打了起來。郭如鶴也跟着撲出去，在黑暗當中，也挨了水兵一槍托。他倒在籬垣那邊了，接着就是一個水兵的罵聲：「他媽的，幹掉他！」

接着又是一個水兵的吆喝：「別開槍，不然會跑了的，用槍托打，趕上去。」

郭如鶴正在着急，看見那挨打的弟兄，跳過籬垣去，他也隨着跳了過去。可是牆那邊正守候着幾個士兵，拿着刺刀和槍在大聲的喊：「哥薩克跳過來了！刺死他！」

有一個士兵却高聲的叫：「不行，應該帶到司令部去審問！」

那幾個士兵把郭如鶴同那弟兄，帶到司令部面前，在燈光下面，才認出是郭如鶴，大家都目瞪口呆的叫起來：「這是我們的頭目呵！幹嗎瞎幹起來！」

接着幾個士兵就訴說起來：「郭同志，這都是水兵們幹的。他們來說：發現了兩個哥薩克的好細，想來殺害郭如鶴的，我們得去捉了他，他們說：我們去趕你們就在籬垣後邊守着；等他們一跳過來，你們就把他刺了。不要往司令部帶，那免有內奸，會把他們放了的，我們就信以為真了。」

郭如鶴咬着牙關叫去把水兵拿來。但是水兵們早已跑散了。於是就派起崗位。

第二天，部隊開過村鎮去，主力軍把他們歡迎的時候，就在一個曠野上開起露天大會來。主力軍的行列，都穿着整齊的衣服和靴子。郭如鶴的部隊，却都是褸襟的瘦枯的士兵，另外還擠滿着千々萬々的難民。

郭如鶴同主力軍的長官們從人叢中間走過，他那矮小的黑瘦的身幹，仍然掛着襤褸，像叫化子一樣，他站上馬車，脫下破草帽，向着周圍望了一下，看見自己的部隊是那樣精神抖擻，而主力軍的部隊却有點頹喪，他心裡感着一種滿足了，但是他仍然沈着那鐵石一般的臉大聲的說：「同志們！我們忍飢受餓，被哥薩克瘋狂的追擊。我們赤手空拳的衝，把孩子都拋在山谷裡，有多少人都死在敵人的槍彈下面，都長眠在那些山林裡了！」

一切的人，聽到這裡，都把帽子脫了下來，無論士兵們難民們，每個人的心裡，都在抖動着一種酸辣々的味道。

郭如鶴停了一會，又說：「這千萬的人們，爲着什麼要受這些痛苦呢？是的，爲着蘇維埃政權。因爲只有它是工人和農民的。」

這時候，每個人都從胸中抽出一口氣來，都忍不住流下眼淚來了，老媽子郭必諾傷心的擦着眼淚，跑到郭如鶴面前，爬上車子去，就叫起來，大家叫她等一等再說，但是那理肯理，動着那乾癆的嘴唇就叫：「救々吧，善人們！我們是把火壘也丟了，母親給我那火壘的時候，說好々寶重它，像寶重自己的眼睛一樣，將來再傳給自己的兒子孫子。可是現在是丟了。算了吧，讓牠丟了吧，只要我們的政府在着就是了，因爲我的腰給哥薩克一輩子都累彎了……」他說到這裡，眼淚綫々的落了下來。這時候郭必諾的老頭子也爬上車來了，他也吼着沙々的嗓子說了起來：「喔！還有一匹老馬呵，牙齒頂不錯的，」說到這裡忽然狂笑起來。

老婆子郭必諾倉皇失措的，拍着自己的屁股喊：「我的天呵，他是瘋了嗎？我見他作過聲，他現在怎麼瘋了呢？」

老頭子又叫起來了：「馬打死了！老婆子的火靈也丟了！可是我敢在神面前說，不可惜這些，讓它丟了吧！都爲我們農人的政府。沒有牠我們都早死了！」說着說着，又痛哭起來。

這一下子，可惹動所有的士兵和難民了，都含着眼淚高聲的喊起來了：「這是我們的大會呵！我們的親政府萬歲！」

主力軍的士兵們，在這空前的莊嚴裡，感到了自己的孤獨，不怕羞慚的噙着眼淚，向着郭如鶴的面前湧了過來。口裏喊着：「我們的父親呵你曉得什麼地方，就把我們帶去罷。我們死都甘心的！」

千萬隻手就把郭如鶴從馬車上拉了下來，舉在肩上，在人海當中走着，喊着：「郭如鶴萬歲！」他們把他抬到砲兵的行列跟前，抬到騎兵的行列跟前，士兵們都叫着不絕的叫喊：喊着：「郭如鶴萬歲！」他們把他抬到難民們的跟前，母親們都向他伸着自己的孩子。也喊着：「萬歲呵！」隨後又把他抬回馬車上了。

郭如鶴這時候的心裏，快活得像火燒一般。剛要說話，一大群水兵又瘋狂的衝過來了。郭如鶴的臉發了黃，像一般的望着他們。一個滿身縛滿手槍炸彈的水兵，擠上馬車來了。他站在郭如鶴的旁邊叫喊起來：「同志們，我們在郭如鶴和大家的面前懺悔了。當他救人民的時候，我們百般的危害他，可是我們現在知道錯了！我們向郭如鶴同志鞠躬。我們錯了，別生我們的氣吧！」

水兵弟兄們都喊起來了：「我們錯了，郭同志，別生氣吧！」他們又伸着幾百隻手把郭如鶴拉下車來，拚命的向空中拋上去。落下來又落在他們的手中，他們又把他拋上去。喊聲在無邊無際的曠野中震動：「我們的老子呵！」

郭如鶴被他們拋得臟腑都弄翻了，然而這於他是快活的。等到抬回馬車的時候，他就響着鏽鐵一般

的聲音說：「誰要是提起舊事的，我就叫他吃耳光。」

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接着好多演說家挨次的演說了過去。這所有的人山人海，雖然不能夠聽清楚，可是那些重要的話都聽到了。他們懂得了什麼叫做土地革命，什麼叫做蘇維埃紅軍，什麼叫做鐵的紀律。他們在他們的經驗當中，也知道他們對俄國對全世界，是極其微小，但是他們也創造了俄國所創造的東西。他們是曾經忍飢受餓，赤身露體，沒有政治指導，沒有教育訓練，然而已經是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政權。他們已經感到了蘇維埃俄羅斯的無限幸福。在散會的時候，他們又是一陣發狂的歡呼。

一九三三，五，七，編完。

一九四一，一，二八，修正。